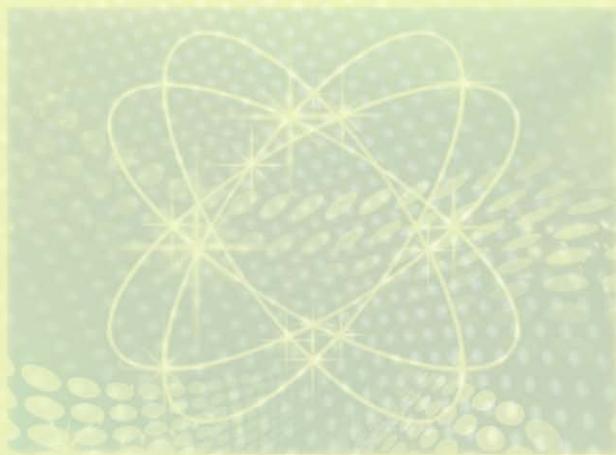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
十日谈



《十日谈》一书(又称加列奥托王子)由此开始,共收故事一百篇,由七位女士和三位先生分十天讲述

译 序

1313年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出生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切塔尔多,具体日期不详。然而薄伽丘自己却在早期作品中称自己出生在巴黎,是其父在巴黎经商时与法国某贵夫人的私生子,但无法考证。现在普遍的看法是,他出生在切塔尔多,在佛罗伦萨度过了童年。

薄伽丘自幼喜好文学,其父亲却希望他继承自己的事业。1328年他十五岁时,父亲将他送到那不勒斯一家钱庄去当学徒,后来发现他不是那块料,六年后又让他改学宗教和法律。他对法律也不感兴趣,却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典文学,一心要在文学方面发展。这期间他开始习作诗歌和小说,广泛接触那不勒斯的学者和文人,并出入当时那不勒斯国王为文人举办的聚会,受益匪浅。

他在早期的作品中对这段悠闲的生活有所描述,例如他和据称是那不勒斯国王的私生女马丽娅·达奎诺的艳遇,但都无法考证。

1340年27岁那年,薄伽丘因为父亲的经济状况突然恶化,不得不返回佛罗伦萨,先后又在意大利中部一些城市滞留了几年,直到1349年其父去世,才为接管父亲的产业在佛罗伦萨定居下来。

这段时间是薄伽丘创作的黄金时代,他先后写的小说有《菲洛柯洛》(1335—1340)、《亚梅托的女神们》(1341—1342)和《菲娅美塔的哀歌》(1343—1345),长篇叙事诗《菲洛斯特拉托》(1337—1338)、《忒修斯记》(1339—1340)、《爱情的幻影》(1342—1343)和《菲埃索莱仙女的故事》(1344—1346)。这些作品,除《菲埃索莱仙女的故事》外,虽然已经摆脱了薄伽丘早期作品的肤浅,渐渐显露出作者的创作才华,但仍然没有完全避免他个人的感情经历或对古典文学的模仿,都



不能算是成熟的作品。

《菲埃索莱仙女的故事》是薄伽丘早期最成功的一部叙事长诗，采用八行诗体写成。故事来源于一个有关菲埃索莱和佛罗伦萨两个城市起源的民间传说：年轻英俊的牧民阿菲里科爱上了月亮女神的随从仙女蔓索拉，想方设法接近她。但仙女畏惧月亮女神的训诫，处处躲着他。阿菲里科无奈，乞求美神维纳斯的帮助。维纳斯教他巧扮仙女，混入仙女群中，寻找机会与蔓索拉单独相会。当他们单独在一起时，阿菲里科脱下伪装，美神维纳斯及时打开蔓索拉心中的爱情之门，二人顿时陷入爱河之中。失掉贞操的蔓索拉惧怕月亮女神的惩罚，躲得无影无踪；阿菲里科苦寻无果，绝望地投河自尽。那条小河因此得名“阿菲里科”。后来蔓索拉产下一男婴，将其丢弃在荒野荆棘丛中。月亮女神发现蔓索拉的秘密后，将她变成蔓索拉河以示惩罚，但这两条河的河水却汇集到一起，实现了他们二人生前的心愿。一位年老的仙女找到蔓索拉的弃婴，给他取名叫普鲁内奥（意思是“荆棘”），并将其交给阿菲里科的父亲抚养成人。一天，巨神阿特朗泰来到这里，建立了菲埃索莱城，听说这个爱情故事后，下令遣散仙女，强迫她们嫁给牧民为妻，并任命普鲁内奥为该城的总管。从此阿菲里科的子孙们便在这里繁衍生息。后来，罗马人占领并烧毁菲埃索莱城，他们就移居到佛罗伦萨；再后来，哥特人摧毁佛罗伦萨，他们回来重建了菲埃索莱；最后又返回到佛罗伦萨，并在那里定居下来。

《菲埃索莱仙女的故事》表明薄伽丘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里再也看不到他受个人经历的局限和过分追求词语典雅的弊病，语言优美，情节流畅。他那崭新的创作意图和丰富的想象力，不仅塑造了一对爱情忠贞不二的青年男女的形象，而且热情地讴歌了父子之间与母子之间的神圣情谊，更为重要的是为他接下来创作他的传世佳作《十日谈》（1351—1353）打下了坚实基础。

《十日谈》以1348年佛罗伦萨发生的那场可怕的瘟疫为背景：城内黑死病肆虐，闹得人心惶惶，真可谓是尸骨遍野，十室九空。一天，七位温文尔雅的女士，最年长的二十八岁，最年轻的才十八岁，在教堂做过弥撒后聚集到一起议论当时瘟疫的种种悲惨情形。最年长的潘

比妮亚提议大家到郊外躲避瘟疫,过一段正直而愉快的生活,博得姐妹们的一致赞同。这时三位英俊的男士走进教堂,他们和这几位女士还是恋人或是亲戚关系,听了她们的想法也一致表示赞同。

他们一起来到郊外一所漂亮的别墅,安顿下来后立即聚集到一起商讨消遣的办法。又是潘比妮亚提议,大家每天轮流坐庄担任首领,负责安排当天的活动:白天玩赏风景、歌舞欢宴,傍晚的时候举行故事会,大家轮流讲故事。他们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除周五和周六为祈祷日,不举行故事会外,其他的十天里,每天每人讲一个故事,一共讲了一百个故事。这就是《十日谈》这一书名的来源。

《十日谈》的故事,除第一天和第九天外,都有固定的范围。第二天的故事范围是:一个人历尽磨难最后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第三天的故事范围是:一个人依靠个人机智,最终获得梦寐以求的东西,或者心爱的东西失而复得;第四天的故事范围是:悲惨的爱情故事;第五天的故事范围是:有情人历尽磨难终成眷属;第六天的故事范围是:以机敏的回答避免损失、危险或羞辱;第七天的范围是:妻子背叛丈夫的故事;第八天的范围是:女人捉弄男人、男人捉弄女人或男人之间相互捉弄的故事;第十天的范围是:一个人在爱情或其他方面的豪放行为。

每天的故事都有一个主题,那它们之间是如何衔接起来的呢?是靠每篇故事开头的那段评论:每个人开始讲自己的故事时,总要对前面那个人讲的故事从道德的角度简单发表一下评论,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接下来就讲自己的故事;有时则是通过简单的联想来完成这种连接:受前面那个故事的某个细节、某件物品或者某个情景的启发,让要讲故事的人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所以,那一百个故事虽然个个独立成篇,但通过每日的主题和每篇故事开头的评论,就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

《十日谈》这种框架结构,当然受了古罗马时期圣安布罗焦^①写的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著作《七日谈》的直接影响,也受到当时流行的一

① 圣安布罗焦(333—397),古罗马天主教会的神甫和神学家,意大利米兰市的保护神。



些著作和观点(如当时人们认为“一百”是个吉祥数字等)的影响。有人说它沿袭了《一千零一夜》的结构,那未免太牵强了。因为《一千零一夜》在欧洲最早出现的法文译本于1717年才出版,薄伽丘当时不可能读到它。至于口头传述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薄伽丘肯定有所耳闻,事实上《十日谈》中有许多故事都提到了十字军东征和阿拉伯世界。但从结构上来讲,薄伽丘当时的确开创了欧洲文学这种故事套故事小说的先河,奠定了欧洲短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不久之后,意大利国内就出现了许多模仿者;国外也有,如英国作家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写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法国作家纳瓦尔(Marguerite de Navarre, 1492—1549)写的《七日谈》,不论是从内容还是从结构上,都是对薄伽丘《十日谈》的模仿。后来的著名作家,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和济慈,德国的莱辛和歌德,俄罗斯的普希金等,在他们的创作中都从《十日谈》中汲取过创作素材。意大利当代著名电影导演帕索利尼从《十日谈》中选取八个故事改编的电影《十日谈》,曾荣获第二十一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说明薄伽丘的这一作品至今仍然不失它的魅力。

《十日谈》的一百篇故事,取材十分广泛,有的来自古代和中世纪的传说,有的来自当时流行的艺术作品或作者耳闻目睹的事件,如犹太富商给萨拉丁讲述的三个戒指的故事(见第一天第三个故事)、对1348年佛罗伦萨瘟疫的记述(见《十日谈》的引子)和有关中国的一个故事(见第十天第三个故事)。但这些故事的主题思想只有一个:人生的经历。作者从第一天第一个故事揭露恰培莱托先生以欺骗手段蒙混成圣恰培莱托,到第十天第十个故事称赞高尚而谦恭的农村姑娘格里塞尔达为新圣母马利亚,这一百个故事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叙述一个人一生可能遇到的种种境遇。所以意大利著名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德·桑克蒂斯^①称《十日谈》是“人曲”,与但丁的《神曲》相对应。

《十日谈》中用了大量篇幅揭露基督教会,年轻的修士、修女,主事

^① 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 1817—1883),意大利著名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主要著作有《意大利文学史》、《评论集》和《新评论集》等。

神甫,男、女修道院长,直至基督教会的上层(教皇、红衣主教等),无不成为薄伽丘揭露、讥讽的对象,例如他在第一天第二个故事里记述犹太商人在罗马考察教廷时写道“住在罗马的日子里,他从未告诉别人为什么到罗马来,只是暗中留心观察教皇、红衣主教、其他主教及教廷中其他人的生活与工作。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通过亲自观察和别人介绍他发现,这些人自上而下全都是些寡廉鲜耻之辈,犯有贪色罪,甚至违反天道沉溺男风,且无丝毫顾忌与羞耻之感,以致男盗女娼横行,向教廷请求任何事情都需走他们的门路。他还了解到,这些人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吃喝起来狼吞虎咽。他们不光像禽兽那样好色,而且还像禽兽那样贪食。继续考察下去,他又发现他们个个贪得无厌、惜财如命,甚至从事人命买卖,就连基督徒的性命、各种圣物和祭祀品都可作价买卖,其规模之大非巴黎绸布店或其他商店能与之相比。他们给贩卖圣物冠之以‘代理’,给贪图吃喝冠之以‘生存’,以这些词语来掩盖其卑鄙的灵魂,仿佛天主也同我们一样,可以用动听的语言欺骗过去。凡此种种,以及其他一些不便言明的事情,使这个宽容而谨慎的商人感到非常失望。”经过一番考察,那犹太商人得出的结论是:“我觉得天主应该惩罚那些人,一个不饶。告你说吧,如果我的观察准确无误的话,那帮人中没有一个圣洁、虔诚、行善、为人楷模的教士。我觉得他们个个好色、贪婪、奸诈,贪图吃喝,嫉妒成性,无恶不作,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大家十分崇拜的罗马,在我眼里却不是圣地,而是收容一切妖魔的熔炉。”书中还有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无情地揭露那些奸诈虚伪、道貌岸然的男、女修道院长,如第一天第四个故事、第三天第一个故事和第八个故事,等等;揭露神甫、男女修士欺诈和不轨行为的就更多了。

基督教公元前1世纪诞生于巴勒斯坦,先在当地后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奴隶和社会下层中传播,反映了社会下层的愿望,传教士和信徒均受当局迫害。但是,当它被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便变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教廷继续以罗马为首府控制着意大利及西欧各地的宗教事务,在漫长的中世纪期间,与意大利和欧洲各地的君主时而相互勾结,时而相互争斗,最后在意大利



中部地区保持了一个小小的教皇国。首先是罗马教廷的上层,渐渐到各教区的大主教、主教,都过上了奢侈淫逸的生活。昔日那个在社会下层传播、受统治阶级迫害的教会再也不存在了,教士除了传教、修行,个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变成了仅次于贵族的二等公民。这不仅引起了广大信徒的不满,而且教士中不少志士仁人也自觉起来提倡俭朴、回归耶稣基督那种清心寡欲、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传教生活,例如来自阿西西的方济各神甫(Francesco d' Assisi, 1181—1226)及其追随者,即后来著名的圣方济各修会,以及16世纪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改革派等。薄伽丘生活的年代比方济各晚了两个世纪,目睹了教士们的罪恶与劣迹,从一个代表着商业资本利益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揭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十日谈》中讲述最多的要数爱情故事,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爱情观。薄伽丘生活的时代与但丁生活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他们对爱情的看法与但丁时代对爱情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但丁在《神曲》中歌颂的还是中世纪那种把爱情视为罪孽、宣扬禁欲主义的基督教式的爱情观,那么薄伽丘却认为,爱是人的天性,任何人都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回避它(见《十日谈》第四天的小序),上到高贵的爵士、夫人,下到农夫、村姑,甚至那些宣誓侍奉天主、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修女、教士,无一幸免。薄伽丘站在商业资本的立场上慷慨陈词,宣称“我要在这短暂的生命中追求我自己的欢乐”(见《十日谈》第四天的小序),但他并非主张“淫乱”,他所赞颂的恰恰是那种专一的、不考虑等级及财富、建立在纯真爱情基础之上的婚姻,例如第四天第五个故事、第五天第八个故事、第十天第十个故事等。如果说书中也有不少可以称之为“淫乱”的情节,那多半是为了揭露基督教神职人员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却男盗女娼的丑恶嘴脸。在序言中他明确声明,读者应从这些故事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借鉴这些故事认识到哪些事是应该避免的,哪些事是可以尝试的”(见原书序)。

《十日谈》的第三大主题是歌颂人的智慧、抨击人的愚昧。这类主题的故事散布在每一天的故事中,尤其是在第三天、第六天、第七天和

第九天的故事中居多。薄伽丘的故事里,人的智慧有各种表现:聪明、才智、机警、狡诈,等等,但它的表现形式却常常是言语:一篇寓言、一个故事、一句善意的讥讽或启迪,随机应变的应答,等等。而且智慧并非社会上层的高官显贵们所独有,贫穷的下层人物同样能够具备;愚钝并非贫穷的下层人所独有,高官显贵们也时而有之。例如,犹太商人用三个戒指的寓言故事避开了萨拉丁给他设下的陷阱(见第一天第三个故事),塞浦路斯国王被一妇女讥笑后由懦弱变得勇敢(见第一天第九个故事),一位厨师以一句敏捷的回答逃脱了主人的惩罚(见第六天第四个故事),等等。商业资本的兴起,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要表现出来。歌颂社会下层的智慧,抨击旧的社会上层的愚顽,恰恰适应了这种需求。

然而,《十日谈》公开发表之后,在意大利给薄伽丘带来的却不是荣誉而是迫害。其真正原因是他无情地揭露教会,暴露了教士生活的阴暗面。薄伽丘虽然预见到这一点,在写作过程中已经为自己作过辩解(参见第四天的引),但在教会和旧势力持续的连续围攻之下,最后薄伽丘不得不改辕易辙,甚至想把《十日谈》付之一炬。

1350年薄伽丘在佛罗伦萨结识了彼特拉克,二人一见如故,结为好友。薄伽丘非常尊重彼特拉克,称其为“光辉的师长”。彼特拉克也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正是在彼特拉克的影响下,薄伽丘开始研究古典文化并用拉丁文进行写作。他的拉丁语著作也不少,但最值得一提的是《异教诸神谱系》。

晚年他还倾心于对但丁著作的研究,写有《简论但丁》、《神曲注释》。1375年12月21日郁闷而死于故乡——佛罗伦萨郊区的切塔尔多。

《十日谈》介绍到我国来,比起意大利的其他文学作品,时间相对早一点:1928年之后就有一些故事被翻译出来并在一些杂志上发表,但第一部全译本是由黄石、胡簪云从英文翻译的、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36年出版的《十日谈》,198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再版;1941年闽逸由英语翻译的《十日谈》,以《十日清谈》为书名,是另一个全译本,由上



海世界书局出版；解放后方平、王科一译自英语的全译本《十日谈》，1958年由上海新译文出版社出版；他们又于1981年出了个节译本，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两个本子在我国有数家出版社再版过多次，影响较大。1994年王永年翻译的《十日谈》，据称是从意大利文翻译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钱鸿嘉等三人翻译的《十日谈》，是我国真正从意大利语翻译的第一个全译本，1994年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这个《十日谈》版本，是我独自用了三年时间从意大利语直接翻译的，2001年曾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过，现在再把它呈现给读者，更希望读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读薄伽丘这部不朽的著作。

肖天佑

2010年6月于北京

序 言

怜悯遭受不幸的人，是做人的道德。既然人人应该如此，那些渴望同情并且得到别人同情的人，更应该如此；如果说世上真有人需要同情，得到安慰，深知此情可贵，那么我就算其中之一了。因为我自青春年少直至今日深深眷恋着一位女子。明达的先生们后来听到这段恋情，还夸奖我，称赞我，却不知这段高尚的爱情，使我忍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这并非由于她残酷无情，而是因为我出身低微，内心隐隐燃烧着一股难于控制的欲火。明知此事绝不可能如愿以偿，欲望在内心里常常变成了惆怅。愁闷时，有位朋友常常给我以开导和劝慰，使我坚信绝不能为此走上绝路。天主是万能的，他令万物遵循有始必有终这一永世不变的法则，我的这段热恋，虽然不是任何人的意愿、规劝，或者羞辱、威胁能够制止的，但时间的推移却使它逐渐淡漠了，在我心灵里留下的仅有愉快的回忆。对那些在茫茫情海中航行又不愿冒过多危险的人，爱神赏赐的礼物往往就是这种愉快的回忆。因此，尽管爱情伴之以痛苦，痛苦过后我反而感到愉快。

我的痛苦虽然结束了，我并未忘记那些给我以安慰的人。他们对我的关怀，我将永远铭记在心，至死不忘。在众多美德之中，我认为“感激”是最值得提倡的，反过来说“忘恩负义”是最应该谴责的。为了表明自己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我决定，乘自己刚刚摆脱痛苦，能够平心静气地述说这一切的时候，尽自己这点微薄的才学，写下这段经历，供帮助过我的人消遣，并作为对他们的报答。如果他们由于知情达理或者情场得意，无需这本书，那么对那些碰上类似情况的人，本书也许多少会起到一点缓解作用。虽然本书不一定能给那些需要支持与安慰的人多大的支持与安慰，但我仍然觉得应该把它献给那些最



需要本书的人。只有这样，本书才会显得有益、可贵。

无论是谁都不能否认，这本书更适合献给那些情丝绵绵的女人而不是男人。女人们胆怯、害羞，将爱情的火焰隐藏在自己那娇柔的胸怀之中。这隐藏着的情火比那公开表示出来的爱情更加强烈，过来人和处于热恋中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另外，女人们还受到种种限制，诸如父母、兄长和丈夫的意愿、情趣或训导。她们大部分时间是待在闺房那块小小天地里，呆坐着无所事事，自觉不自觉地要胡思乱想，脑海里涌现出来的不可能都是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假如这其中也有情思，闹得她们愁眉不展，就需要有新的排遣，否则情思的忧愁是无法消除的。再说，女人远不如男人能经受这种事。我们知道，男人恋爱起来，不会这样行事。即使心里忧愁或思想沉闷，他有许多办法去排解。只要他愿意，可以出去走走，供他听听看看的东西很多；他可以去打鸟、打猎、钓鱼、骑马，也可以去赌博或经商。这些事不论哪一件，都能使他得到消遣，使他部分或全部摆脱愁闷，至少能使他暂时摆脱愁闷，然后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寻求安慰或减少痛苦。

我们知道，多愁善感的女子是没有这种力量的——命运之神对她们可谓不公——，她们需要安慰。为帮助和安慰忍受相思之苦的妇女——她们不比别的妇女，仅有针线、纺锤、纺车是不够的——，我打算编一本小说集，收录一百篇短篇小说，或者说一百篇“寓言”、“训言”、“野史”，怎么称呼都可以。这些故事都是在不久前瘟疫流行、尸横遍野的那段时间，由一群作风正派的男女——一共三男七女——分十天讲述的。故事以外还有几首歌曲，是那几位女士为了消遣而演唱的。这些故事中，有叙述恋人们悲欢离合的，也有叙述古今中外惊险奇曲事迹的。被情思缠绵的妇女们读着这些故事，可以从中得到消遣，也许还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因为她们可以通过这些故事认识到哪些事是应该避免的，哪些事是可以尝试的。我不相信恋爱会有痛苦。如果真能如此，那是天主的意愿，应该感谢爱神。是爱神解救了我，并赋予我为天主和爱神效力的能力。

CONTENTS

译序 / 1

序言 / 1

第一天 / 1

《十日谈》的第一天由此开始。先是作者对这十位男女聚集在一起讲故事的缘由作的说明,后是他们在潘比妮亚主持下各自随意讲述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 15

契帕雷洛临死时以虚假的忏悔欺骗神甫。虽然他生前无恶不作,死后却被看成圣人,被誉为“圣恰培莱托”。

第二个故事 / 26

一个名叫阿布拉姆的犹太人,听贾诺托·迪·西维尼的劝告,来到罗马教廷,目睹了教士们的腐败生活,回到巴黎后却改信基督教。

第三个故事 / 30

犹太人梅尔基赛德以三个戒指的故事,避免了萨拉丁借口请他吃饭设下的陷阱。

第四个故事 / 33

一位年轻修士违反戒律,应该受到严厉惩罚,但他含蓄地指责院长也犯了同一罪过,因此得以赦免。

第五个故事 / 36



蒙费拉托侯爵夫人设母鸡宴招待法国国王，一句俏皮话打消了国王的邪念。

第六个故事 / 39

一个老实人讲了一句笑话，使那些虚伪的神甫无言以对。

第七个故事 / 42

贝尔加米诺讲了个关于法国诗人普里马索和克吕尼隐修院院长的故事，令人钦佩地讥讽了德拉斯卡拉家族坎格朗德新产生的吝啬行为。

第八个故事 / 46

圭利埃尔莫·波尔西艾雷用尖刻的话讥笑艾尔米诺·德·格里马尔迪。

第九个故事 / 47

塞浦路斯国王被一妇女讥笑，由懦弱变为勇敢。

第十个故事 / 50

阿尔贝托大夫爱慕一女子，那女子想讥笑他，结果反被他讥笑一番。

第二天 / 56

《十日谈》第一天到此为止，第二天由此开始。在菲罗美娜主持下，大家讲述一个人历尽磨难最后得到意想不到结果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 57

马尔特利诺假装跛腿被圣阿里戈治愈。他这一欺骗行为被披露后，先遭毒打，还要判处绞刑，最后侥幸免于死。

第二个故事 / 62

里纳尔多·德斯蒂遭抢劫后来到圭利埃尔莫城堡，被一位寡妇收留，第二天追回失物，安然返乡。

第三个故事 / 68

三兄弟挥霍无度，弄得倾家荡产。他们的侄子失意归来，与一年轻院长结伴同行。这位年轻院长原是英国公主，招他为驸马，并帮他叔父偿还债务，恢复他们自由。

第四个故事 / 75

兰多尔弗·鲁弗洛经商赔本，沦为海盗，后被热那亚人抓获押上商船。商船沉没后，他抓住一个珍宝箱子逃生，在科弗岛被一妇女救起，变成巨富返回故里。

第五个故事 / 80

安德雷乌乔从佩鲁贾到那不勒斯买马，一夜三次遇险三次逃生，最后带着一枚红宝石戒指回到家乡。

第六个故事 / 91

贝里托拉夫人与两个儿子失散后，同一对小山羊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来到卢尼贾纳。她的一个儿子在那里做工，与主人的女儿私通，被监禁。西西里岛发生反对查理国王的政变，他们母子相认。大儿子娶了主人家的女儿，又找到了弟弟，全家团圆。

第七个故事 / 102

巴比伦苏丹送自己的一个女儿与加博国王成亲，途中船舶失事，四年里她经历许多波折，先后落到九个男人手里，辗转到了许多地方，最后回到父王身边，又以处女身份嫁给加博国王为妻。

第八个故事 / 118

安特卫普伯爵受诬陷被迫逃亡，把一儿一女留在英国不同地方。十几年后，他偷偷回来看望他们，发现他们的境况



很好。后来他充当马夫跟着英军支援法国，冤情大白后又恢复了爵位。

第九个故事 / 130

热那亚人贝尔纳博被安布罗焦洛蒙蔽，输了赌金，派人杀害无辜的妻子。妻子死里逃生，女扮男装，在苏丹手下做事。后来妻子发现骗子，把贝尔纳博招到亚厉山大，惩治了骗子，恢复女装，带着许多金钱与丈夫一起回到热那亚。

第十个故事 / 141

摩纳哥的帕加尼诺劫走了里恰尔多法官的妻子。法官打听到妻子的下落，去找帕加尼诺，二人成了朋友。帕加尼诺同意由那女子自己决定去留问题，她却不愿跟法官回去。等法官死后，她跟帕加尼诺做了夫妻。

第三天 / 150

《十日谈》第二天到此为止，第三天由此开始。大家在内菲勒的主持下，讲述一个人依靠个人机智，最终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或者心爱的东西失而复得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 153

兰波雷基奥的马塞托装成哑巴，在一女修道院里当园丁。那里的修女争着要和他睡觉。

第二个故事 / 159

一个马夫与阿吉卢尔夫国王的妻子睡觉，被国王察觉。国王没有声张，当时剪掉他一络头发，便于以后处理，他则剪掉同屋所有人的头发，逃脱了惩罚。

第三个故事 / 163

一位夫人看上一个青年，以忏悔为名哄骗神甫，诱使神甫相信其贞洁并为其传递信息，促成其美事。

第四个故事 / 171

菲利切神甫指给普乔兄弟一种苦修成为圣人的方法。普乔苦修时，菲利切神甫则乘机与其妻子寻欢作乐。

第五个故事 / 176

齐马把一匹俊马送给弗朗切斯科·维尔杰莱西，获准跟他妻子谈一次话。她沉默不语，齐马替她作答。最后齐马的那些答案都应验了。

第六个故事 / 181

里恰尔多·米努托洛爱上了菲利佩洛·西吉诺尔佛的妻子，知道她醋意很重，就谎称菲利佩洛邀自己妻子去一澡堂幽会，劝她前去赴约；她去后发现跟自己睡觉的不是菲利佩洛，而是里恰尔多。

第七个故事 / 188

特达尔多和情人赌气，离开佛罗伦萨，几年后扮作香客回来，与原来的情人谈话，使她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并搭救她那被指控杀死特达尔多而判处死刑的丈夫，又让她丈夫和自己的兄弟和解，自己则和她暗中寻欢作乐。

第八个故事 / 203

费龙多服了一种药粉昏迷不醒，被当作死人埋葬。修道院长和他妻子私通，把他从坟墓里挖出来关进地牢，让他以为是进了炼狱。后来他妻子怀孕，院长让他复活抚养那孩子。

第九个故事 / 212

吉莱塔·迪·内尔波纳治愈了法国国王的顽疾，请求把贝尔特朗·迪·鲁西永伯爵赐给她做丈夫。伯爵勉强和她完婚后，愤然离家前往佛罗伦萨，看上一位当地姑娘。吉莱塔冒充那位姑娘和他睡觉，生下一对双生。伯爵从此敬爱